



「第二屆Pulima藝術獎」展場一隅

原鄉好藝 | Native and Creative |

在游移中尋找原鄉

第二屆Pulima藝術獎

The 2nd Pulima Art Award

採訪／賴佩君 Pei-jun Lai · 圖版提供／臺北當代藝術館

「第二屆Pulima藝術獎」由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與臺北當代藝術館共同策劃執行，甫於2015年1月展覽結束。「Pulima」一詞源自排灣族語，指的是手藝精湛之人，而「lima」在整個南島語系中，是「手」的意思。然而該獎並非單純表彰擅長手工創作的藝術家，而是多面向地鼓勵材料的探索和對社會、環境、生活的反省。

自然材料的運用與原住民文化的重現，一直被視為是「原住民藝術」展覽的重點之一，但將傳統圖騰的演示、古老傳說的敘述、手工製程的精湛展現等，視為欣賞原住民藝術的方式，卻有刻板之嫌，限制住了原住民藝術的可能性，甚至「原住民藝術」一詞就有太過簡化的指涉意義，粗糙地統合包裹了各自相異的民族性格及文化，亦使人容易從字面上直觀地認為他們屬於「原始」，除了容易將其創作手法定錨於傳統文化的如實重複，也隱隱忽略了原住民每個人真實的生活時空，以及他們往來於工業社會與部落之間，真切體會到的疏離與格格不入。

或許是出於打破現狀的企圖，這屆Pulima獎的入選作



林介文 我是女人



喬治·努庫 瓶裝海洋 2114

品在視野和媒材上皆較前一次寬廣，展覽規劃了「身體的衍伸」、「媒材的探索」、「自然的孕育」、「手藝的深化」四個主題，以呈現出其豐富的多元內涵。雖然展覽包含眾多精彩的傳統作品，但本文將焦點放在數件運用非傳統材料、亦非傳達傳統文化內涵的作品上，它們探究當代生活中身體與感官的異化狀態，顯現出了無比張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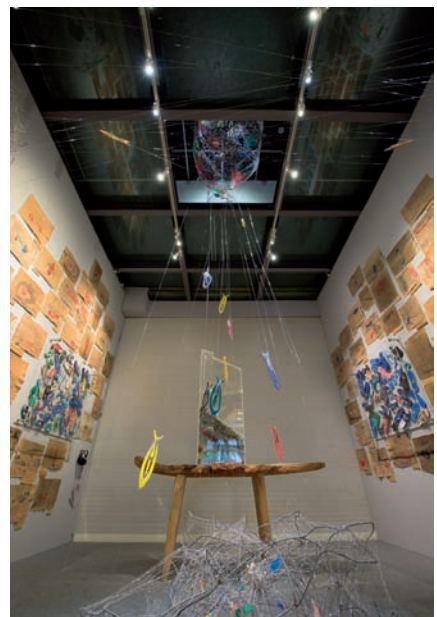
藝術傳統與當代材料的探索

未入展場，拉黑子·達立夫（Rahic Talif）的作品已在門外迎接，雙人的身影披著破碎的塑膠片和瓶蓋製成的衣裳。走進展場，迎面而來的是更多、更多的塑膠片和瓶蓋，一路牽連著，像海浪漩渦般捲上二樓。這區的作品同屬於拉黑子撿拾創作計畫的一部分，雙人身影作品〈守護者〉參考了阿美族的傳說，創作出一對兄妹的形象，他們是海洋的守護者，但保護他們身體的服裝卻是以漂流海面的垃圾製成，像是具體重現了海洋的汙染危機，也隱喻著文化的失落——塑膠片等工業產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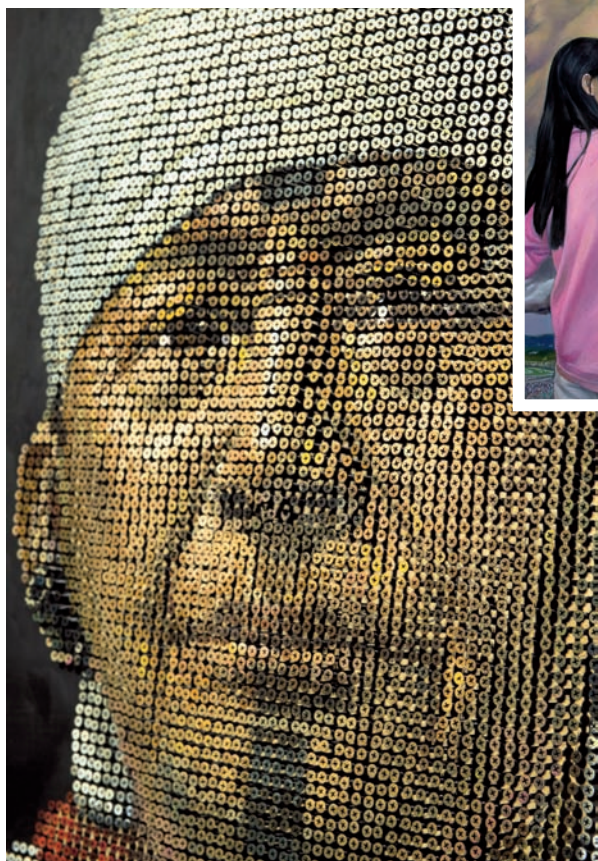
成為織衣的材料，取代了阿美族文化中的手作技術。

漩渦般的作品〈線〉，題名既指涉著海岸線，也藉此模擬海流的捲動，以塑膠垃圾不斷串連成一條線。拉黑子詩意地將這條垃圾線寫上了里程數，所以線又導引了臺11線這條沿著海岸而建的、家鄉的公路。在〈影子〉中，拉黑子撿拾的是晶瑩的碎玻璃，它們在阿美族語中有「鏡子」或「影子」的意思，但仍然是海邊常見的垃圾。在部落裡，這些垃圾取代了美麗的石頭，就有如文化與傳統審美觀的失落。在〈旅行〉中，拉黑子將從都蘭糖廠拾回的老布匹當作日記本，以阿美族語的書畫及繪畫，記錄下整個撿拾計畫的點滴心得。

展場中另一件訴說著海洋與現代文明的作品，為國際邀請展區中的〈瓶裝海洋 2114〉，它是來自紐西蘭恩提卡的喬治·努庫（George Nuku）在臺灣現地創作的作品。一入展間，迎面而來是一艘巨大獨木舟，由透明壓克力和巨大的寶特瓶所組成，在燈光照射下，塑膠反射著熠



拉黑子·達立夫 旅行



齊丹·亞勒茲 優達斯馬祝

林安琪 紋面

熠光芒，但再美也是塑膠，是永不分解的海洋垃圾，而由垃圾承載著的海洋民族，正在嚴重污染的海流中浮沈。

將傳統技術與當代材質搭配的，還有首獎作品——林介文的〈我是女人〉。一半賽德克、一半漢族的她，在金工、建築、空間設計等領域走過一圈後，2014年學會了傳統織布技法，依賽德克傳統，她從此成為一位真正的「女人」。林介文不只傳承，亦在材料上多方嘗試，例如工業化大量生產、已被丟棄的毛衣，在她的撿拾、拆解、重組之下，有了新的生命和形狀；舊的技藝在材料上重生，材料亦脫離原本已無用的狀態。林介文另將她身邊的日常場景拍攝成為影片，與傳統織布手藝複合而成一件裝置，似乎重覆不停的手指動作，感受著生活中時光的流逝，除了指出另一重的新舊互文之外，也似乎隱喻著當代社會中低階勞動的反覆與單調。

失落的文化、家鄉與身體

文化能塑造身體的樣貌；身體是載體，保

存了舊有的一切，包括傳統習俗與記憶。齊丹·亞勒茲（Cidal Yalezih）的〈優達斯馬祝〉以身體特徵為線索，描繪家中的泰雅族勇士，藉以追尋失落的傳統。「優達斯」是泰雅族語中「岳父」的意思，「馬祝」則是岳父的名字，從其紋面可以知道，他年輕時是一名驍勇善戰的獵人。亞勒茲將他在復興美工所學的西畫技巧和透視觀察，以上千支的工業螺絲釘，「畫」出一幅半立體的優達斯馬祝肖像，對他投以英雄式的尊崇，並對泰雅族的傳統勇士精神致敬。

不約而同地，泰雅族藝術家林安琪的錄像作品〈紋面〉，亦表現自身在與文化身體的辯證中尋找認同的過程。在影片中，她將透明膠帶貼在臉上，橫過嘴巴，再以黑筆畫上泰雅族女性的黥面，而圖案一撕掉膠帶就消失，無法順利浸入身體，真正成為皮膚的印記，顯示出部落傳統對林安琪而言是如何陌生。

透過家族長輩回溯傳統文化的，還有潘士豪。做為一位在城市生長、對原鄉的記憶已模糊的排灣族青年，他一次次地透過

東冬·侯溫
交錯在破敗與完美之間

父親口述，逐漸填補起腦中的家鄉景色，創作出了「穿梭情慾一借了父親的記憶風景」系列。在系列的三組油畫中，潘士豪試圖畫下父親口中的風景，再依自己的思考組合完成，由於口述是間接的經驗，做為聆聽與重述者的創作者，無法確定是否已如實還原自己家鄉的風景樣貌，因此作品是以歪斜、混亂、甚至倒置的視點呈現；此外，潘士豪將灑落的顏料色點和七彩琉璃珠圖案繪於畫面中，使得風景似乎被打亂，又像是被串接起來，那是一種因情感而成的相連，藝術家的身體居住在城市之中，但又緊緊被原鄉以串珠牽掛著，身分的游離，蘊含著深厚的鄉愁。

唐昌浦〈臺灣的女兒〉是以希臘故事中的美慧三女神為仿擬對象、繪製臺灣原住民少女形象的油畫寫實風格之作。三個少女各有各的打扮和神情，穿校服的是接受國家教育體制的少女，穿卡通T恤的是在媒體影響下擁抱可愛符號的少女，另外一個是穿著傳統族服的少女。三種身分，一體三面，訴說著部落少女在不同文化和身分中，陷入困惑與拉扯的情境。

這屆首獎作品，為太魯閣族藝術家東

冬·侯溫（Don Don Hounwu）的〈交錯在破敗與完美之間〉，此作運用多重媒材，展現了身體在真實世界中直接感受的格格不入。一組多螢幕錄像，排列環繞著展場空間，錄像中的環境，分別是以竹屋為象徵的原鄉家屋，以及繁華、人潮眾多的都市場景，並以火車站及陸橋的畫面，做為兩個場景的中途橋接；創作者在錄像中分別穿著傳統服飾和都會服飾，然後在兩個場景中行走，不時穿過火車站或陸橋，到達都市，或是走回家鄉，原住民在生活中經歷著的身分切換，以及不斷反覆往來於家鄉與都市之間的情景，都極為寫實地呈現了出來。

失卻的家鄉印象、模糊的記憶、不再印記於身體上的文化記號，都暗示著原住民傳統文化深深地被當代社會、工業文明和價值觀所衝擊；而在本屆Pulima藝術獎中，可以見到原住民藝術家們思考著身處多重環境、擁有多重身分的體驗。他們或運用現成物、或探尋自我及傳統中的身體樣式，對原住民的當代處境，做了極為有力的反思和批判。🌱